

經史百家雜鈔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二目錄

共壹百壹拾陸本

奏議之屬二

路溫舒上德緩刑書

賈捐之罷珠厓對

趙充國陳兵利害書

屯田奏三首

劉向條災異封事

論甘延壽等疏

論起昌陵疏

諫外家封事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論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賈讓治河議

揚雄諫不許單于朝書

劉歆毀廟議

樊準興修儒學疏

劉陶上桓帝書

改鑄大錢議

諸葛亮出師表

高堂隆諫明帝疏

劉琨勸進表

江式文字源流表

陸贄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二目錄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二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奏議之屬二

路溫舒上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
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
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
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
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
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

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
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
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
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
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甯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
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
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以上言宣帝初卽大位宜有異恩臣聞
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
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
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

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於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眞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旣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眞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

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

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佯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閒。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竝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抹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

歌至今未絕

以上言三代不廓地而興秦皇務廣地而亡

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

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

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

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

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

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

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

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

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

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
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
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竝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
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
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
爲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

以上言孝文優
武孝武窮兵

今天

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
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
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惻惻之忿欲驅士
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

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
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
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
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
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
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厓以上言珠臣竊以往者
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
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况於勞
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
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

珠旌專用恤關東爲憂

趙充國陳兵利害書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

以上言不宜舍先零而擊

罕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

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

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

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

以上言罕縱爲

寇宜致之使來不宜往攻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

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

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

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

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

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

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

以上言先零必救罕之急解仇結黨

臣得蒙天子厚恩

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

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趙充國屯田奏三首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

不便

以上月須糧穀太多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開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

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畱弛刑應募及

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

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

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陬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

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

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

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

陛下裁許

以上罷騎兵畱步兵屯田發郡騎爲游兵以護田者